



举措

### 多地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

事实上,近年来全国多地正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民众合理送压岁钱。

据媒体2021年报道,江苏苏州相城区黄桥街道胡湾村召集协商议事会成员,围绕“完善村规民约,树立文明新风”开会,主要讨论“‘压岁钱’不变味,不惯孩子”。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政府网站公布的《河下街道2023年村规民约(居民公约)》中,螺蛳街村规民约、镇海村村规民约也规定:“压岁钱”不变味,不惯孩子。

2018年2月,云南省纪委监委印发《关于规范农村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》,要求切实减轻农村群众人情和经济负担,参加农村婚事丧事宴请,赠送礼金或礼品价值不超过100元。同时,防止和纠正以给压岁钱的方式变相送礼,除近亲属外不赠送压岁钱。

何慧丽认为:“这是很好的外力,但更需要的是倡导好的家风、家教、家文化。有良好的家风,家长们自然就知道给压岁钱的度。”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尽管身边有攀比之风,也有一些人坚守自己的原则。黄先生就表示,每到过年,他只给自己孙子孙女压岁钱,其他亲属的孩子过了三岁一律不给。

马上就评

### 莫让压岁钱背离了祝福初衷

每年过年,大人给小孩发红包是个传统习俗。可最近几年,红包大小由之前的几十元,涨到最低200元乃至更高,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攀比心理。别人都给了红包,自己碍于情面也得给;自家孩子收到高额红包,给别人的也得只多不少,究竟是祝福还是应付,自不待言。

人情往来之中,靠几亩地过活的农村老人更是有苦难言,承受的经济压力不容忽视。无论是“心不甘情不愿”还是“打肿脸充胖子”,压岁钱攀比都背离了送祝福的初衷,也给孩子价值观带来不良影响。对于该行为,需要合理引导和适当规范。

红包有价,情义无价。新年红包不能流于攀比,更不能变成精明算计的“伤人”利器。这要求收、发红包者应当做到心中有数——接收重情、派发有度,守护红包礼轻情意重的本质。

事实上,除了过年,婚丧嫁娶、生日升学也都少不了送红包环节,就算每个红包不大,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别说农村老人给不起压岁钱,城市年轻人同样压力不小。甚至一些时候,把红包当成疏通人脉的“润滑剂”、升官发财的“敲门砖”者也依然有之。红包得减重,礼尚往来也得“减负”。

新年来,亲朋至,整顿红包要回归祝福本真。联络感情的方式不止一种,现在,有很多人开始亲手制作礼物,或是将互免礼金视为礼尚往来,如此移风易俗的新型社交方式亦有可圈可点之处。在风俗习惯更被看重的乡村,是否也能有更多形式呢?

(综合央广、新京报、华商报)

### 畸形攀比给老年人增加压力和烦恼

对于网友的问题,安徽省阜阳市文明办回复表示,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之一,长辈给晚辈压岁钱不仅是一种“年味儿”,也是一种文化传承,承载了长辈对晚辈的祝福与期许。但压岁钱过高不但增加农村家庭经济负担,还可能引发攀比浪费现象。

阜阳市文明办表示,下一步,将加强与民政、妇联等单位协作,加强宣传教育力度,引导农村群众树立关于压岁钱的正确观念;引导基层将压岁钱的合理发放纳入村规民约,倡导农村群众树立勤俭持家的家风家训;借鉴推广外地有效做法,提倡理性节约,坚决反对攀比和浪费。

### 全国压岁钱地图 有钱的广东只给50元

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何慧丽指出,农村畸形的攀比现象,造成压岁钱和老年人的收入不均衡,给老年人增加很大经济压力和烦恼,也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,需要治理。何慧丽说:“压岁钱的寓意是好的,表示对孩子的祝福,只要达到这个功能就行了。长辈爱孩子,给点钱本来没啥,但后来越给越多,这就违背了压岁钱的本意,所以这个问题就得治理,也得引起社会的重视。有的家长给得多,有时给的嫌不够了还引发矛盾。”

此前,一幅“全国压岁钱地图”引发热议。“地图”上,东部沿海地区的压岁钱普遍要高一些,比如浙江3100元,上海1600元,江苏1000元,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,如陕西400元,贵州300元。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福建与广东两地,其中福建莆田的压岁钱高达12000元,而广东省的数字竟只有50元。老广东人“派利是”,至今坚守:只讲“意头”,不比金钱。五元十元、一元两元,多少随意,心到即可。

# 别让压岁钱变压力钱



建隆/插画

春节将近,有的长辈却多了一些烦恼。有网民近期反映当地“过年给孩子红包攀比严重,涨到最低200元,给农村老年人增加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”。压岁钱可能还没发挥给孩子“压岁”的作用,就先要“压”垮老年人了。

“压岁钱压力”引起网友热议,有人说为了躲避过高的压岁钱,过年不敢回去;有人说,压岁钱已经被赋予更多的成人交往意义,失去了本意;有人呼吁,向广东人学习,五块十块地发红包,心意到了即可。你觉得呢?

### 岁·传说版

压岁钱的由来,有说为“压祟钱”。传说一种名为“祟”的小妖会在年三十夜间作祟害小孩,将铜钱用红纸包裹并置于孩子的枕头下驱逐“祟”,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平安安度过一年。

### 岁·清瘦版

现存文献记载的压岁钱最早出现于汉代,避邪图吉祥。宋元以后,正月初一取代立春日称为春节,唐朝流行的春日散钱风俗演变成给小孩压岁钱。明清时期,压岁钱多是用红绳串着给孩子。20世纪50年代,压岁钱五分、一毛地给,晚辈磕头后才拿得到。20世纪60年代,不少家庭经济状况差,那时流行用糖替代“压岁钱”。

### 岁·厚重版

20世纪末,经济好转,城市里的人给孩子的钱往往上百元,开始包成“红包”发赠。到21世纪,压岁钱的寓意渐渐走样,攀比风越来越严重,不少大人拼面子发压岁钱,孩子则比谁拿到的压岁钱多。

### 压岁钱攀升 涨至五六百元

近日,有安徽阜阳市民在网上留言称,每年过年亲戚朋友带孩子来拜年串门,给孩子压岁钱红包是必须的;可是最近几年,给孩子的红包,因为互相攀比心理,由之前10元、20元,涨到最低200元,甚至500元、600元。其称,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年轻人来说,每年支出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压岁钱无所谓,但对于农村只靠几亩地收入的老年人,给孩子压岁钱就会成为新年这个喜庆日子的烦恼。农村畸形的攀比现象,造成压岁钱和老年人的收入不均衡,给老年人增加很大经济压力和烦恼,也直接影响孩子们的价值观,失去了过年红包的意义。

这位网民建议,政府应提倡过年发红包向广东地区学习。虽然广东生活富裕,经济条件更好,但过年红包普遍在5元、10元、20元,红包图个吉利,不在乎金额。除了父母的红包,广东地区一般亲戚给孩子红包10元最普遍,当地长久以来的红包习俗和规矩值得学习,更需要政府提倡和引导。

对此,安徽阜阳市民梁丽也有同感,她说,自己父母生活在农村,年关将至,他们和不少老年人一样会因为压岁钱感到压力。梁丽说:“我爸爸今年七十多岁,过年时除了我们兄弟姐妹带着孩子去给他拜年,还有他外甥外甥女、侄子侄女也会带着孩子去。现在基本上一家都是两个孩子、三个孩子,一个孩子至少得一百块钱的压岁钱,一二十个小孩那就得一两千块钱,如果没有工资的话,确实是很大的压力。”

今年60岁的张宗海在安徽一家单位做保安,每月工资2300元,他告诉记者,每年过年发压岁钱,确实让他头疼。他说:“过个年包压岁钱得花上一两千,一个月的工资。现在红包一年比一年高,都在攀比,人家都拿那些,你拿少了,也不好看,上你这来你拿得少,好像看不起他。”